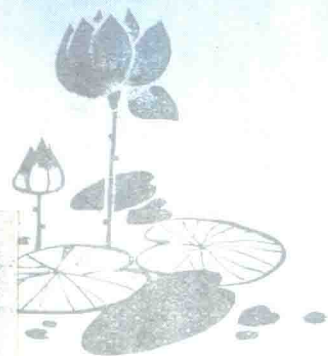


二 罗 一 柳 忆 朱 湘

罗皑岚 柳无忌 罗念生著



二 罗 一 柳 忆 朱 湘

罗昞岚 柳无忌 罗念生 著

罗念生 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马少展

二罗一柳忆朱湘

ERLUO YILIU YI ZHUXIANG

罗暗岚 柳无忌 罗念生 著

罗念生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78,000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000

书号 10002·51 定价 0.60元



朱 湘 一九二七年摄



罗皑岚

一九八〇年摄于长沙

左起

罗念生 水天同

柳无忌 罗皑岚

一九三一年摄于纽约





柳无忌 一九八三年冬摄



罗念生 一九八二年在北京

前 言

这部书，是罗皑岚、罗念生与我，在三个不同地方，远隔重洋，屡次往返驰书、交换意见的产物，当时题名为《二罗一柳忆朱湘》。不料书未编成，皑岚已先我们而逝世，“二罗”弱了一位。因此，在怀念朱湘的同时，我们也哀悼皑岚，并追寻我们三人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与朱湘的“桃花流水深千丈”的交情。

我们编辑此书动机，是为缅怀在清华学校与子沉同窗的往事，回忆离校后互相切磋琢磨的经过，并向他在诗学上的造就致敬。这位老大哥是我们开始从事文学时的领路人。他那种献身文艺的热忱，给予我们以榜样、精神的鼓舞、生活的意义。他精通西洋文学，对于中国诗歌、戏曲有研究，在新诗的创作上有成绩，在新诗的内容、形式与音节方面更有独特的见解。他介绍鲁迅的《呐喊》、杨晦的戏剧、刘半农的“土白文学”、闻一多与宗白华的新诗，却批评胡适与徐志摩的作品，以为内容浮浅，艺术幼稚。他自己的诗，是与闻一多、

刘梦苇走同一的方向，讲求形式与音律。他自称为“新诗形式运动中一个活跃的人”。他的活动也影响了念生与我在青年时期所写的诗。后来我们去大学教书，放弃作为诗人的崇高理想，也许就因为子沅死后没有人再来鼓励我们做诗了。

当初，子沅对于“二罗一柳”为文学而努力的期望是殷切的。在美国劳伦斯大学一同读书时，我与子沅合租一室，联床同桌有半学期之久，受到他的熏陶，尤其敬佩他做学问的严肃态度。二罗来美较晚，子沅对他们同样关心，与念生私交尤深。他虽然反对新月派诗人，但徐志摩等人合办的新月书店却给了他一个启示。他当时的理想，要在回国后一面教书，一面开书店，等到书店成功后，就可以不必教书了。在他的计划中，与他合开书店的同志——只要每人每月存美金五元——是以二罗为中心，还有彭基相、闻一多，及其他清华同学（我想，我也有一份在内），一共十个人。他自以为在《草莽集》出版后他的名声已好，而“两个罗先生也会慢慢上来了”。他继续写道：“我们这十个人开书店，实在是最好不过。我就要发愤，作给人家看看，教别人知道，我并不是一天到晚做梦。我要精明的时候也能精明。”（海外寄霓君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二日）然而，诗人毕竟是诗人，他的理想不过是一个梦想而

已。

子沅虽早已长离尘世，却并未为后人所遗弃，正如念生在信上所说：“我们的朋友是死而未死，恢复了名誉。”

在这部小册子内，我们敬以历年所撰“忆朱湘”的文字作为他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同时，这也是我们三人与子沅订交已届半个世纪，而至今未能忘怀于这份友谊的历史见证。

柳无忌

一九八四年一月，美国加州孟乐公园

引 言

一口气读完了我们三人写的有关朱湘的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这位同窗好友的不幸遭遇感到悲伤，也为他的作品能重见天光感到高兴。我们在五十年前写的悼念文章，调子是忧郁而悲愤的。我们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写的回忆文章，调子虽然没有变，但心情有宽慰之感。

诗人在世时受尽了谩骂与侮辱。后来又有人认为他参加过“新月派”的活动，因此把他和徐志摩一起当作逆流来批。这个问题有澄清的必要。我们认为朱湘并不是“新月社”中的人。

吉林大学李凤吾同志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来信说：“朱湘虽然在追求诗歌艺术的完整与新月诗派有一定共同之处，但在为人与为诗上，则与新月派大多数诗人大相径庭，所以简单地把他们归入新月派是并不公允的。”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钱光培同志甚至根本否定朱湘是新月派中人。他的论据如下：北平《晨报副刊·

《诗镌》是刘梦苇与清华文学社的闻一多、朱湘、孙大雨、杨子惠、饶孟侃创办的。至于徐志摩参与《诗镌》，那是在《诗镌》正式创刊前夕才定下来的。其所以要他参与的原因，是因为《诗镌》要借《晨报副刊》的地盘，而这个地盘又是由徐志摩把持着的。朱湘早就不满意于徐志摩凭借“学阀的积势”招摇的行为。朱湘在头三期《诗镌》上发表过诗文后，就因徐志摩的“油滑”而与《诗镌》决裂了。“新月派”正式出现是一九二八年徐志摩与梁实秋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的时候，朱湘在该杂志创刊之前，早已赴美国，未和新月派发生任何关系。朱湘后来于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三年在徐志摩在上海创办的《诗刊》上发表《镜子》（被徐志摩改为《美丽》）和《悼徐志摩》十四行诗，都是讽刺徐志摩的。不能因此就说朱湘加入了“新月社”。

以上这些论证是言之成理的。

近年来介绍朱湘的文章，最早的一篇是孙玉石写的《朱湘》，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九辑（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文章说：“同年（按：指一九二五年）十月，朱湘在《小说月报》发表长篇寓言诗《猫诰》，以整齐的格律和诙谐的语句，描写了老猫自恃高贵、信奉强权、贪得无厌、凌弱怯强的性格，对鱼肉人民、‘大

勇若怯’的军阀势力进行了影射和讽刺。第二年又发表了长诗《还乡》、《王娇》，多少接触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平。”

李南蓉写的《试论新月派诗人朱湘》一文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文章说：“朱湘，这位穷困潦倒的诗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了。去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诗选》^①和《散文选》^②分别收了他的十首诗和两篇散文，虽然只是一鳞半爪，但也可以窥见作者的才情和对新诗勇于探索的精神。在中国现代诗史上朱湘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又说：“七十年代以来，香港等地，他的著作不断再版，对朱湘著述的研究工作也正在开展。我们更不应等闲视之。”

与此同时，内蒙古一个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评论朱湘的短文，分析中肯而深入。可惜此文的复制品，不知被笔者塞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这些文章的鼓舞下，笔者又才有勇气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合编的《朱湘》（诗文选）^③写一篇序文，并将序文的前半部分加以补充，改写成《忆诗人朱湘》，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二年第三期上。

上海书店影印了《朱湘书信集》。当初笔者编辑此书，只怀有纪念心情，并没有料到这是一种研究朱湘的

诗歌理论和生平的重要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诗人的代表作《草莽集》，即将出书。这个出版社正在编辑《朱湘诗论》，笔者曾对书中疑难问题提供解释。朱湘的译诗集，将在湖南出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西诗大成。四川将出版朱湘新诗创作全集。此外还有人在写朱湘论、朱湘传、朱湘年谱。

柳无忌近年写了两篇谈论朱湘的文章。笔者曾鼓励罗昶岚写出《忆朱湘》，不料这篇文章竟成绝笔。昶岚体弱多病，字迹潦草，他的文章都是由笔者整理抄录的，而笔者的字迹也是涂鸦。

无忌很早就建议把我们三个人纪念朱湘的文章整理成书。昶岚也“双手赞成”。但在昶岚逝世后，无忌反而认为不宜出此书。笔者对这本书始终不热心。

罗昶岚生于一九〇六年，湖南湘潭人。学名正暉，笔名山风、山风大郎、岂风、溜子、鲜苔、飞来客等。一九二二年入清华学校。一九二五年发表独幕诗剧《诗人与月》。同年加入清华文学社，该社成员先后有闻一多、梁实秋、顾一樵、程毅夫、林同济、朱湘、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子惠）、何一公、毕树棠、罗昶岚、柳无忌、罗念生、水天同、陈麟瑞（林率）、陈铨、陈嘉、李健吾、汪梧封、李维建、曹葆华等人。文学社的指导老师有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并写英文剧在学校演出的王文显先生④、

写长篇小说《玉君》的杨振声先生(教务长)、热心提倡戏剧的张彭春先生(教务长,是曹禺的戏剧导师),还有朱自清先生、俞平伯先生。

一九二六年夏天,罗昶岚回湘潭探亲。北伐战争开始,南北交通受阻,蛰居家中一年,写小说。

一九二八年写完长篇小说《苦果》,由吴宓先生、毕树棠审阅文稿,俞平伯先生作序,朱自清先生题签。同年十月将短篇小说《中山装》寄给鲁迅先生,先生回信说:“来稿是写得好的,我很佩服那辛辣之处。但仍由北新书局寄还了;因为近来《语丝》比在北京时还要碰壁,登上去便印不出来,寄不出去也。”(《鲁迅信集》上卷)

一九二九年发表短篇小说《疯婆子》^⑤。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招姐》(上海光华书局)和短篇小说集《六月里的杜鹃》(上海现代书局,收有《中山装》)。同年八月赴美国,入斯坦福大学。

一九三一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同年发表短篇小说《祸水》,载《文学杂志》创刊号。此刊物系罗昶岚、柳无忌、陈林率等人所创办,经罗念生编辑,由上海开华书局出版,至一九三二年九月,共出四期。后来,开华书局出版此刊物的选本,书名为《文艺园地》。

罗昶岚于一九三四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

授。次年与柳无忌发起组织“人生与文学社”，出版期刊《人生与文学》和丛书《苦果》及《朱湘书信集》。罗念生也加入了这个文学社。

一九三七年罗皑岚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在南岳）任教。容肇祖作打油诗，套用同住停云楼各教授的姓名，诗中有：

无忌何时破赵围？

皑岚依旧听鸣泉。

次年，短篇小说集《红灯笼》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三九年以后在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任教。

一九八三年病逝。无忌撰有《惻惻吞声生死两别——悼念罗皑岚》一文，载长沙《芙蓉》杂志一九八三年第六期。文章说：“面对方才整理出来的皑岚寄给我的一大堆信件，从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始，到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四日止，积起来可装成一本薄薄的小书。我情不自己的自己问道：为什么这些年来，我竟没有与皑岚再见一面之缘呢？……直到不久前，另一位老友罗念生从北京来信，我才知道皑岚已于三月二十七日不幸逝世了。而今生死阻隔，即使灵魂能在梦中显现，也没有远隔重洋而能相聚的例子。……这四十年来，我与皑岚各在天之一涯。我首次返国，打听不到皑岚的消息

(只知道他在湖南教书，但弄不清是哪一个学校)。事实上，当时皏岚在报上看到我在北京的新闻，即驰函给我，寄外交部转，却如石沉大海。因此，我们二人两地相思，却脉脉不通。最使我失望的，当我于一九八一年二次返国，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竟未得去长沙与皏岚聚晤。我希望他能去北京或上海一聚，但他回信说道：‘可惜我行动不便，不能来京沪欢迎你。（我两脚疲痿，已十多年没有越过雷池一步了！）真是憾事。’他约我去湖南，看韶山，重游南岳，我亦因旅程匆匆，未能前往，满以为后会有期，而今已成绝望。”

皏岚是“五四”以后第一批有成就的小说家之一。朱湘对他十分器重，认为他天生只能写小说，只好写小说。皏岚观察敏锐，分析深入，文笔生动，很能引人入胜。他的短篇小说选经罗念生推荐，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

谢文炳曾建议由皏岚和念生编朱湘传，如果编不完，他愿意继续编。皏岚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九日来信说：“多谢文炳兄好意，论我与他，尤其与子沅的友谊，‘义’与‘谊’都不容辞。写评传的文章，我万不如你，并且材料又少。……万一要助瓦添砖，届时当尽一臂之力。”皏岚去世后，计划成泡影。文炳早已到高龄，还要花七年时光，才能写完他的六卷本长篇小说《他们